

論明清時期對朝鮮女性漢詩的編纂動機

黃鈴棋*

摘 要

朝鮮女性漢詩於明代隨著中朝文化交流密切，經由外派朝鮮的使者中介而傳入中國，在中國文壇引起文人學者們的關注，陸續出現對朝鮮女性漢詩的編選和介紹。而此中最為著名的，便是朝鮮女性詩人許蘭雪軒的詩文。當時許蘭雪軒的詩文成為中朝文人共同關注的對象，在中朝文學與文化交流中，有著重要的影響。然而除了許蘭雪軒外，其他朝鮮女性詩人被編選和關注的重點和特色為何，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重點。另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時對朝鮮女性詩歌，或說對「女性詩歌」的編選者多為男性。至明末清初時，漸有女性編選者的加入。此一編選者性別的多樣性開展，對朝鮮女性詩文是否呈現出不同的知識體系或價值觀，亦是有待探究的問題。由是本論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聚焦於明清時期對朝鮮女性詩文的編纂，從相關文本考察其編纂意圖，觀看明清時期中國對朝鮮女性詩文的認識、定位與文本流傳脈絡。

關鍵詞：朝鮮女性漢詩、朝鮮女性、明清詩選、明清詩話

*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候選人。

此篇論文曾發表於 2023 年第十五屆通俗與雅正——「越境與跨界」國際學術研討會，承蒙羅秀美教授及本刊審查者的寶貴意見，使本文論述更加完整，特此致謝。

Motivation for compilation of the Chǒsun Female Han Poetry in Ming-Qing

Huang Ling-Chi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with the clos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hǒsun, Chǒsun women's Han poetry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of envoys sent to Chǒsun. Chǒsun women's Han poetry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world, so related anthologies and introductions have appeared. The most famous among them is the poetry of the Chǒsun female poet Huo Lanxuxuan. At that time, Huo Lanxuxuan's poems became the object of common attention of Chinese and Chǒsun literati, and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hǒsun. However, except for Huo Lanxuxuan, what features have been selected and focused on other Chǒsun female poets. In addition,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most of the compilers of Chǒsun women's poetry and even "women's poetry"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ere men.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female editors gradually joined the ranks. The gender diversity of the editors is also a question of whether Chǒsun women's poetry presents different knowledge systems or value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pilation of Chǒsun women's poetr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examine its compilation intentions, and looks at China's understanding, positioning and text circulation of Chǒsun women's poetr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Chǒsun Female Han Poetry 、 Chǒsun Female 、 Poems Collection in Ming-Qing 、 Shihua in Ming-Qing

一、前言

朝鮮女性漢詩於明代隨著中朝文化交流密切，經由外派朝鮮的使者中介而傳入中國，在中國文壇引起文人學者們的關注，陸續出現對朝鮮女性漢詩的選編和介紹，如明代吳明濟與藍芳威皆有《朝鮮詩選》的編選，在搜羅朝鮮漢詩的過程中，便將朝鮮「女性」漢詩一併選入；¹其後明代鄭文昂《名媛彙詩》、趙世杰《古今女史》²等，則是在編選中國歷代女性選集時，把朝鮮女性詩文也納入其中。而此中最為著名的，便是朝鮮女性詩人許蘭雪軒的詩文。當時許蘭雪軒的詩文成為中朝文人共同關注的對象，在中朝文學與文化交流中，有著重要的影響。其首要原因歸功於其弟許筠，除在吳明濟編纂《朝鮮詩選》時提供大量家姐詩作，並為許蘭雪軒編輯《蘭雪軒集》出版，請朝鮮政治與文壇大家柳成龍作序跋，又請中國出使朝鮮之使者朱之蕃、梁有年為其作〈小引〉及〈題辭〉

¹ 祁慶富指出「吳明濟的《朝鮮詩選》開明人搜集、編輯朝鮮詩熱潮之先河。」而藍芳威的《朝鮮詩選》雖在朝鮮李德懋《清脾錄》中被混為一談，但實際上並非同一本書，且藍氏之作晚於吳氏之作。經祁氏統計，吳版收錄朝鮮詩人 112 名，詩作 340 首，其中包括許蘭雪軒、李玉峰、成氏、俞汝舟等 4 位朝鮮女性詩文作品 70 首。詳（明）吳明濟編、祁慶富校註：〈朝鮮詩選解題〉，《朝鮮詩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9 年），頁 21、27、28-30。

² 鍾惺《名媛詩歸》中收錄許蘭雪軒、李淑媛、成氏、俞汝舟妻、德介氏、權貴妃等 6 位朝鮮女性詩人及其作品，趙世杰《古今女史》所收亦為上述六位，只是詩作數量有些微不同。劉婧指出「趙世杰編撰的《古今女史》幾乎是照搬《名媛詩歸》的朝鮮女性作品。」詳參氏著：〈朝鮮女性詩學理論的重要載體：明清文人所編朝鮮女性漢詩文獻簡論〉，《東亞人文學》（동아인문학）（大邱：東亞人文學會，2012 年），第二十二輯，頁 243。又魏邦儀在研究明代中晚期女性詩文選集的編纂時，注意到明代後期幾部選集有收錄朝鮮女子詩作的現象，並進行相關數量的統計。詳參魏氏：《論明代中晚期女性詩文選集的編纂》（台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95-96。然其誤將金德真納入朝鮮女作家的行列中，金德真實為中國唐代時期新羅王。趙世杰於金德真生平載：「新羅王金真平女也。平卒無子女，嗣立為王。永徽元年，德真大破百濟之眾，遣其弟法敏以聞，德真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引自（明）趙世杰：《古今女史姓氏字里詳節》（（明）崇禎問奇閣刻本），頁 41b。

³，由是將家姐著作展示於世人眼前並推向中國。

上述相關研究大體可從兩方面開展：其一為明代朝鮮女性詩文的傳播方面，祁慶富主以研究吳明濟《朝鮮詩選》為主，其中論及該著與朝鮮詩人許筠的關係，並直指「吳明濟是把許蘭雪軒介紹給中國的第一人」，對許蘭雪軒詩流傳起到奠基作用，並且「朝鮮女性文學正式登場，是從《朝鮮詩選》開始的」。⁴廖肇亨則指出朱之藩對晚明朝鮮漢詩乃至許蘭雪軒詩作在中國傳播的重要影響。⁵可見朝鮮女性漢文在明代的傳播，與中國將領及文臣出使朝鮮息息相關。其二則為明清朝鮮女性詩文的選編、評論與中朝互動，張伯偉關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編纂流傳的文化史考察，除論許筠對許蘭雪軒作品的貢獻、梳理明末清初的朝鮮選本，並論及中朝對朝鮮女性詩文的態度、互動與影響。⁶劉婧則針對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清所編有關朝鮮女性漢詩文獻進行考察，⁷蒐羅相關詩選、詩話外，將明清文人所編朝鮮女性漢詩文獻進行系統梳理⁸。此二人的研究，將朝

³ 相關研究學界已有完整論述，故不贅述。詳參祁慶富著：〈朝鮮詩選解題〉，《朝鮮詩選校注》（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9年），頁22-27。張伯偉：〈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編纂流傳的文化史考察〉，《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46期（2011年4月），頁8-12。

⁴ 引自祁慶富著：〈朝鮮詩選解題〉，頁27。

⁵ 詳參廖肇亨：〈從「搜奇獵異」到「休明之化」——由朱之蕃看晚明中韓使節文化書寫的世界圖像〉，《漢學研究》第29卷第2期（2011年6月），頁53-80。

⁶ 張伯偉：〈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編纂流傳的文化史考察〉，頁1-44。

⁷ 劉婧博論中有專門對19世紀清人編撰的朝鮮女性詩文作文獻整理及朝鮮女性詩文傳入中國的淵源和過程考察。原文見氏著：《19世紀—20世紀初清人編撰朝鮮漢詩文獻研究》，（首爾：韓國延世大學國語國文系博士論文，2011年）。其後於香港發表〈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清人所編有關朝鮮女性漢詩文獻考察〉，收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東方詩話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七屆·上冊》（香港大學，2012年），頁303-338。

⁸ 其指出中國明清文人所編選的有關朝鮮女性詩文可分為：明人吳明濟、藍芳威編選《朝鮮詩選》、朱之藩編撰《蘭雪軒集》、清代孫致彌《朝鮮採風錄》此三大系統。並揭示清代張曜孫曾向朝鮮譯官李尙迪索求朝鮮女性詩文，提供朝鮮女性漢詩的流傳更多路徑來源。詳參劉婧：〈朝鮮女性詩學理論的重要載體：明清文人所編朝鮮女性漢詩文獻簡論〉，頁237-252。

鮮女性詩文的流傳由明至清，中朝互涉的逐漸開展。另俞士玲以許蘭雪軒為主要研究對象，討論其詩歌文獻問題、文本分析，同時揭示中朝文人學者對其文學、女性、政治道德等批評，是關注許蘭雪軒與朝鮮女性詩文頗具代表性的著作。⁹

儘管學界成果豐富，然而除了許蘭雪軒外，其他朝鮮女性詩人被編選和關注的重點和特色為何，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重點。是否能由相關詩選、詩話的編選、生平紀錄及相關評點，對朝鮮女性詩學理論的建立，有更具體的建構？由是筆者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收集觀看明清時期中國相關朝鮮女性詩文的選本，採用文本分析與比較法，著重觀察各選者編選動機、內容和評點的朝鮮女性詩文作品，從中考察明清時期中國對朝鮮女性詩文的認識評價、呈現出何種朝鮮女性詩歌的風貌，甚至是當中呈現的性別知識體系及視野。本論將聚焦於明清時期對朝鮮女性詩文的編纂，從相關文本考察其編纂意圖，觀看明清時期中國對朝鮮女性詩文的認識、定位與文本流傳脈絡。

二、歷史意識的展現：中朝關係與中華詩教

中國明、清時期，涉及朝鮮女性詩文作品的書籍頗為多元豐富，就種類而言略可分為三，其一為收錄於專為朝鮮漢詩編選的專書中，如明代吳明濟、藍芳威各有《朝鮮詩選》；其二為中國大型詩集中所收相關作品，如明末清初錢謙益《列朝詩集·閩集》、朱彝尊《明詩綜》；其三則收錄於中國女性詩選集與詩話中，詩選集如明代鄭文昂《名媛彙詩》、清代季嫻《閩秀詩》，詩話如清代沈善寶《名媛詩話》、雷瑨《閩秀詩話》等。從上述作品中可知，這些作品的編者男女兼有，呈現出明清時期中國對朝鮮女性漢詩的興趣與重視。以下就筆者目前所蒐相關作品的序言及編排方式，梳理明清時期中國對編纂朝鮮女性詩文的目的與態度：關

⁹ 俞士玲：《性別、身份和文本——朝鮮女性文學文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於朝鮮漢詩最早且完整的選集，首推吳明濟的《朝鮮詩選》。其於自序曰：

丁酉之歲，徐司馬公贊畫出軍東援鮮朝，濟以客從。次歲戊戌季春，涉鴨綠，軍於義州。孟夏，司馬公獵於城南二十里，濟並轡而馳。及坎馬敗，遂辭歸，值雨，休於村舍。有朝鮮李文學者，能詩，解華語，坐與久之，因賦詩相贈。次日，期訪我於龍灣之館，且治漿待之，果如約，遂與醉於杏花之下，復賦詩相贈。於是文學輩稍稍引見，日益盛。¹⁰

可知其於萬曆 25 年（1597）隨徐觀瀾前往朝鮮，¹¹並於隔年（1598）結識李文學，與其有詩作的互動往來。這並非中朝首次文人的詩歌交流，在明代中朝交流頗為頻繁，隨著中國逐漸重視派遣至朝鮮的使者才能，中朝雙方「以文會友」留下許多唱酬詩歌。倪謙即是著名之例，其於正統十四年（1449）12 月以正六品翰林院仕講身份出使朝鮮，在出使朝鮮期間拒絕朝鮮進獻女樂，與朝鮮文臣談論典章制度、詩書禮樂，在朝鮮贏得佳譽，¹²並與鄭麟趾、申叔舟、成三問等人唱和，結下真摯情誼。而倪謙在出使回國後，將出使朝鮮期間與眾人所作之詩結成《遼海編》，朝鮮則是將倪謙在朝鮮所作與相關作品收作《庚午皇華集》。此後中朝使者互動多有詩歌往來，如張寧、董越、龔用卿等人在出使朝鮮過程中都有留下詩文記錄，朝鮮亦將中朝文臣之詩集為《皇華集》。¹³可見明代以來，

¹⁰ 吳明濟：〈朝鮮詩選序〉引自吳明濟編、祁慶富校註：《朝鮮詩選校註》（瀋陽：遼寧出版社，1999 年），頁 238。

¹¹ 《明神宗實錄》載萬曆二十六年（1598）「差兵科給事中徐觀瀾往朝鮮，會勦東征功罪」。引自黃彰建等校刊，《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62 年），卷 323，頁 3b（總頁 6000）。

¹² 參閱衣若芬：〈禮樂與女色：明代文臣出使朝鮮的「卻妓詩」及其影響〉，《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6 期（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5 月），頁 91-113。

¹³ 《皇華集》為朝鮮選編中朝文臣酬唱往來的詩歌，倪謙與《皇華集》相關研究可參閱詹杭倫、杜慧月：〈倪謙出使朝鮮與《庚午皇華集》考述〉，《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4 期（2007 年 6 月），頁 55-72。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北

中朝關係相當密切且對朝鮮漢詩並不陌生。而自壬辰倭亂（1592-1598）¹⁴爆發後，中朝關係更爲緊密，明朝認爲「關白之圖朝鮮，實所以圖中國，而我兵之救朝鮮，實所以保中國，非若救鄉隣鬪者比也。以是，知朝鮮爲倭奴必爭之土地，爲中國必不可棄之外藩。」¹⁵在不能放棄中國外蕃屬地、需保有朝鮮重要戰略交通要道，及確保中國不會被間接侵略的情形下，中國出兵援朝。吳明濟隨徐觀瀾前往朝鮮的目的，即是在此背景下，前往朝鮮協助參戰的文臣。

在與李氏交往互動的過程中，吳明濟認識許多朝鮮文人學士，收集朝鮮漢詩作品漸多，¹⁶其中許筠的貢獻最盛：「許氏伯仲三人，曰蔚，曰箴，曰筠，以文鳴東海間。蔚、筠皆舉狀元。筠更敏甚，一覽不忘，能誦東詩數百篇。於是濟所積日富，復得其妹氏詩二百篇。」吳明濟透過許筠口述記憶背誦朝鮮文人的漢詩，並於許筠手中得到其姐許蘭雪軒的詩作；又透過「尹判書根壽及諸文學亦多搜殘編，遂盈篋。」在回到中國後，長安文士聞之，「皆願見東海詩人詠及許妹氏遊仙諸篇」，這即是首次朝鮮女性漢詩大量出現於中國文人視域中。其後吳明濟再度前往朝鮮時，託朝鮮議政李德馨搜集諸名人集，「前後所得，自新羅及今朝鮮共百餘家。」¹⁷此百餘家中，除上述許蘭雪軒外，婷、¹⁸成氏、俞汝舟、趙

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明清文臣出使朝鮮所留下的詩文作品則可參閱殷夢霞、于浩選編：《使朝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¹⁴ 壬辰倭亂涉及中、日、韓三方，朝鮮將此戰稱壬辰倭亂，日本稱文祿之役，中國則稱萬曆朝鮮之役。相關研究可參黃麗生：〈明代萬曆時期的島嶼議題：以《明實錄》爲中心〉，《海洋文化學刊》第21期（2016年12月），頁1-37。葉榮萍：《壬辰倭亂時期的明鮮關係（1592-1598）》（台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論文，2010年）。

¹⁵ 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印：《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宣祖二十六年，卷39，頁46a。

¹⁶ 原文：「因訪東海名士崔致遠諸君集，皆辭：『無有。小國喪亂，君臣越在草莽間幾七載，首領且不保，況於此乎？』然有能憶者，輒書以進，漸至一二百篇。」詳參吳明濟編、祁慶富校註：《朝鮮詩選校註》，頁238。

¹⁷ 以上引文同上註，頁238-239。

瑗妾李氏等其他朝鮮女性漢詩作者，即經此朝鮮詩選的成書，成爲中國對朝鮮女性詩人的認識基調。然在此詩選集中，吳明濟把焦點放在對朝鮮詩文作品的搜羅與認識，而非「性別議題」。因此在編排時未將男女詩人做分類，而是依詩體分類。¹⁹這種男女詩歌匯集編錄的方式，雖在吳明濟的序言中未明確交代原因，但可從中推知他對朝鮮詩歌選錄標準不以性別爲界，並且對朝鮮女性漢詩亦投以關注的眼光。

又在閱覽刪編的過程中，對於朝鮮文學作品質量兼具的情形不禁感嘆「盛哉！箕子之化也。」續言：

克修箕子之教垂三千百載而不衰。我中國雖婦人女子、三尺之童，莫不聞朝鮮禮義文學之盛。嗟乎！朝鮮有箕子，猶中國有堯舜也。中國言盛治者，莫外乎堯舜；朝鮮言盛治者，莫外乎箕子。……濟觀東國之聲而挹箕子之遺風焉……後之覽者，必於是編而益贊其盛。²⁰

此處可留意於吳明濟將朝鮮文學、文化之盛追溯於箕子之教。箕子最早出現於《尚書·洪範》，²¹其書序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

¹⁸ 婷實際上爲男性，但在明清相關女性詩選集中，有些選者誤將其歸類爲女性。對婷生平考證的現行研究可參考劉婧：〈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清人所編有關朝鮮女性漢詩文獻考察〉，頁 307-311。筆者：〈明清時期對朝鮮女性詩人的生平建構〉，《東亞漢學研究》第 13 號（2023 年 10 月），頁 184-186。又筆者將另行針對明清時期中國編纂的朝鮮女性詩文、詩話內容進一步整理，呈現朝鮮女性漢詩的詩學理論，故此處不贅述。

¹⁹ 吳明濟此種詩歌編輯的分類方式，在明清的詩歌選集中經常可見。陳啓明指出這種依詩體分類的體例，至少可以溯源至高棖《唐詩品彙》。這部作品在明清時期被廣泛閱讀，樹立盛唐詩歌的經典地位，同時以詩歌的美學性質爲關注焦點，開啓編輯詩歌總集的新趨勢。詳參氏著：〈第一部女性論詩之選：季嫻《閨秀集》〉，收錄張宏生、卓清芬主編：《空間與視野——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的新進境》（台北：允辰文化，2022 年），頁 824。

²⁰ 引自吳明濟編、祁慶富校註：《朝鮮詩選校註》，頁 239。

²¹ 屈萬里經考證認爲《洪範》並非出自箕子之筆，是後人述古之作，當作於戰國初年。

子歸，作洪範。」²²箕子為周武王條說洪範九疇，傳授天地次序，治國大法，²³被譽為德智兼備的「殷末三仁」，²⁴是為中國歷代君王臣民所追慕仿效的聖賢。其後箕子出走朝鮮，²⁵教民農事，制定禮法，箕子因而成為朝鮮「化夷為華」文化交流的重要標誌。「箕子朝鮮」政權的確立，使得朝鮮以「小中華」自居，以此示現中朝間歷史、政治及文化等方面的緊密關聯。此現象在明代中朝使臣往來的詩歌酬唱中，即經常被召喚。²⁶許筠在〈朝鮮詩選後序〉中雖將朝鮮始祖追溯檀君，然其後言：「周封太師於朝鮮，教民禮讓，風化之美，與中國稱。」，²⁷以此展現對中國文化情感的認同。是以吳明濟在簡短篇幅中多次言及箕子，其意即在讚許朝鮮禮義文學的同時，從中彰顯出中國文教遠播之威望。

而祁慶富揭櫫吳明濟的《朝鮮詩選》對朱彝尊所編《明詩綜》有重

然本論主要取尚書洪範記箕子著述的賢德形象，針對此形象與作用進行討論。詳參氏著：《尚書釋義》（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93。

²²（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初版），頁445。

²³正義曰：「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頁446。

²⁴《史記·宋微子世家》中太史公引孔子言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可見箕子之德行，受歷代先賢讚揚效法，成為聖賢典範指標。（漢）司馬遷撰；楊家駱主編：〈宋微子世家第八〉，《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二》（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頁1633。

²⁵《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載「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引自（漢）司馬遷撰；楊家駱主編：〈宋微子世家第八〉，《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二》，頁1620。

²⁶赫權子指出《皇華集》中出現大量的「箕子題詠」，認為此一題材歌詠具紀行、吊古與辭賦外交的作用，且從中體現出外交唱和者的現場感與身分意識。詳參氏著：〈從《皇華集》「箕子題詠」看辭賦的外交功能〉，《東疆學刊》第28卷第3期，2011年7月，頁8-11。而孫衛國揭示箕子朝鮮在韓國的歷史塑造與演變，認為箕子崇拜是朝鮮王朝對於明朝認同及視為中心文化秩序的體現，從中反映出「小中華」的思想核心。詳參氏著：《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台北：台大出版中心出版，2019年）。

²⁷吳明濟編、祁慶富校註：《朝鮮詩選校註》，頁401。

大影響，爲其提供朝鮮詩人詩作許多寶貴資料。²⁸因此觀其書序，朱彝尊言：

合洪武迄崇禎詩甄綜之，上自帝后，近而蕃服，旁及婦寺僧尼道流，幽索之鬼神，下徵諸謠諺，入選者三千四百餘家。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間綴以詩話，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明命既訖，死封疆之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槩著於錄焉。析為百卷，庶幾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²⁹

其編選旨趣在於搜羅有明一代之詩，不論男女性別、身份地位、本國外蕃，同時黨錮遺民等較具爭議的人物作品亦會選錄，擇取範圍廣闊，意圖以詩存史。在此以明代爲斷限的綜觀博取視域下，朝鮮詩歌被納入第九十四卷與九十五卷的「屬國」分類中。儘管於《明詩綜》中展現明確的性別意識，因而有閨門、女冠與妓女等專爲女性作者設置的分類，但婷、成氏、俞汝舟妻、許景樊等朝鮮女性漢詩作品，是排列於朝鮮男性作家作品後，一併收錄於九十五卷中。這樣的分類，在錢謙益《列朝詩集》中即可見。³⁰錢氏於其序中引孟陽（程嘉燧）言曰：「吾以採詩，子以庀史」，又言：「備典故，採風謠，汰冗長，訪幽仄，鋪陳皇明，發

²⁸ 同上註，頁 35-36。

²⁹ （清）朱彝尊選編：〈序〉，《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

³⁰ 錢謙益《列朝詩集》與朱彝尊《明詩綜》是明代具代表性的兩大詩選，學界經常將其併觀。相關研究可參容庚：〈論列朝詩集與明詩綜〉，《嶺南學報》第 11 卷第 1 期，頁 135-166。簡錦松：〈論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之批評立場〉，《文學新論》第 2 期，（2004 年 4 月），頁 1-29 等。而朱彝尊亦曾於〈答刑部王尙書論明詩書〉言：「明自萬曆後，作者散而無紀。嘗熟錢氏，不加審擇，甄綜寥寥……彝尊於公安、竟陵之前，詮次稍詳，意在補列朝選本之闕漏。」可見其編纂《明詩綜》時確實有參看《列朝詩集》，並欲對其缺漏有所增補。原文詳見（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 3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頁 559。

揮才調，愚竊有志焉。」，³¹其意在以詩存史，並以詩承載知識、風俗。其甲集至丁集收錄元末文士、元代遺民至崇禎時期的明代文士之作，³²又特設閩集「將女性詩與僧道及宗室、外國等置於其中」；³³而婷、趙瑗妾李氏、俞汝舟妻、許妹氏、德介氏等朝鮮女性詩人作品則是輯錄在「外夷」篇中。³⁴其後的《明詩綜》在屬國分類中則有高麗、朝鮮、安南、占城、日本等地。朱彝尊言：「高麗、朝鮮，一也。然王氏建國，本名高麗。迨李氏稱藩，始更朝鮮。」，³⁵可見朱氏對朝鮮的歷史發展分梳明確，就其原因在於編纂相關內容時，參考大量書籍。其在編纂高麗、朝鮮詩人作品時提到，他參考《朝鮮詩選》、《高麗史》、《東國通鑑》、《東國史略》、《殊域周咨錄》、《皇華集》、《輶軒錄》等文史資料詳加考訂。³⁶而梁同書言：「《明詩綜》所采屬國詩人，獨朝鮮為多。」³⁷，可見其將朝鮮置於明代的國界框架中，將其定位為藩屬國而猶重之。也從上述的分類與選詩中，看到錢、朱二人兩部詩選集開始對晚明女性詩歌及朝鮮文學的重視，並將朝鮮女性詩歌納入域外文學的歸類中看待。

³¹（清）錢謙益撰集；許逸民、林淑敏點校：〈序〉，《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2。

³²詳參徐隆垚：〈《列朝詩集》編纂體例考——兼及作者意圖之反思〉，《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六十期（2022年3月），頁1-50。

³³陳廣宏：〈《列朝詩集》閩集「香奩」撰集考〉，《中國語文學誌》（중국어문학지）第39輯，頁25-26。

³⁴其外夷篇另收滇南、日本、交趾、安南使臣、占城等國。

³⁵（清）朱彝尊：《明詩綜》，頁4403。

³⁶原文詳參同上註。據袁成研究指出在朱彝尊《明詩綜》中有朝鮮詩人徐敬德《花潭集》的蹤跡，這對《花潭集》的在中國的流傳及文獻內容保存有一定的幫助。詳參氏著：〈從徐敬德《花潭集》看中韓文獻交流〉，《東亞漢學研究》第10號，頁314-324。由此可見朱彝尊的《明詩綜》是當時中國人認識朝鮮文學的重要材料。

³⁷（清）梁同書：〈跋朝鮮朴齊家字脩其題陳簡莊尚友圖贊後〉，《頻羅庵遺集》（仁和陸貞一刊本），卷十三，頁7b。

三、男性編輯的凝視：朝鮮女性漢詩的編排與來源承續

除上述作品外，其他對朝鮮女性詩文選錄的書籍，亦不乏標舉朝鮮爲屬國，及追溯箕子文教以彰中國聲教者。然其中更值得留意的，即是這類書籍是以關注女性的角度出發，從中搜羅、品評女性詩歌者。回觀吳明濟《朝鮮詩選》在中國能引起關注，除了當時正值壬辰倭亂中朝關係緊密，藉由此部詩選集可滿足中國對朝鮮的好奇與認識外，其中具有相當質量的朝鮮女性漢詩引起中國文壇的重視，恰好呼應明代才女輩出的時代背景。胡文楷於〈歷代婦女著作考序〉言：「考婦女著作，《隋志》所載，大都亡佚。唐宋二代，如武皇后、魚玄機、薛濤、花蕊夫人、楊太后、李清照、朱淑真其集尚存。《明史·藝文志》所著錄者，僅三十餘家，其未著錄者，見於王西樵《宮閨氏籍藝文考略》所載甚多；均目見其集，足以徵信。清代婦人之集，超軼前代，數逾三千。」³⁸以此觀婦女著作的發展情形可知，中國歷代不乏女性作家，但直到明代婦女作家與作品的記載保存才迅速增加。明代隨著經濟繁榮與印刷文化的發展，婦女閨秀得以有更多機會接受教育、閱讀書籍，進而創作。³⁹女性作家的湧現，使時人關注女性的才華，如鄭文昂《名媛彙詩》中即展現時人對女性才學的標舉與重視，如余文龍《名媛彙詩·序》言：「天地生才，不專於七尺丈夫，凡芳閨淑秀，均得萃間值之靈穎，以織閫閣之文章，寧是葛覃卷耳，為千古閨韻絕倡。」⁴⁰張正岳〈題古今名媛彙詩〉亦言：「學而可能，何獨疑於女子；而力之所至，亦豈讓於丈夫。」⁴¹兩人將男女兩

³⁸ 胡文楷：〈自序〉，《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頁1。

³⁹ 相關研究參閱（美）高彥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出版社，2004年）。

⁴⁰ （明）鄭文昂：余文龍〈序〉，《名媛彙詩》（泰昌元年張正岳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383（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1a。

⁴¹ 同上註，〈張序〉，頁1b。

性併觀，突出女性才學。

而特重才學的詩歌審美觀，又展現在《名媛彙詩》的詩歌編排方式中，其言：「但憑文辭之佳麗，不論德行之貞淫，稽之往古，迄于昭代，凡宮閨閭巷、鬼怪神仙、女冠倡妓、婢妾之屬，皆為平等，不定品格、不立高低，但以五七言、古今體分為門類。因時代之後先，為姓氏之次第」，⁴²詩集將各類女性一視同仁，以詩類分類。在其泰昌元年張正岳刻本中的總目顯示，其將詩依序分類為古歌、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詩、七言律詩、詞、迴文圖、賦、尺牘等十一類，又各類依時代先後將詩人詩作排序羅列。可見其彌平性別差異外，也將身份階級的差異消除，將重點擺在詩作才學上。然而特有區分的是在此中國女性詩選集中，朝鮮女性漢詩作品亦收羅其中，並在各類的末尾特以「朝鮮女子」標註，可見鄭氏將朝鮮女性漢詩視為中國的「域外文學」。雖有地區性的差別，但在重視女性才學的選錄原則下，仍將朝鮮女性漢詩選錄；同時，鄭文昂並未編選其他屬國的女性詩文，由此可知當時朝鮮詩文，尤其朝鮮女性詩人作品在中國具一定流傳與知名度。又張氏刻本中於目錄後錄有《古今名媛姓氏字里詳節》，在卷末朝鮮女子類中收錄許景樊、李淑媛、成氏、俞汝舟妻、妓德介氏、權貴妃等六人。對比其他中國女性詩人的生平事蹟詳加介紹，朝鮮女子中僅許景樊有簡介，⁴³權貴妃下註「高麗人」外，其他朝鮮女詩人均無介紹，這自然符合其於〈凡例〉所言：「一姓氏下並詳世系字里，出處其無可考者，闕而不書；其見史傳者，省而不書。」⁴⁴然也顯示在中國文壇中，對朝鮮女性詩人的生平事蹟理解資源有限的事實。

鄭文昂《名媛彙詩》的編纂給後來的女性詩文集選編提供了重要參

⁴² 同上註，〈凡例〉，頁 1a。

⁴³ （明）趙世杰：《古今女史姓氏字里詳節》，「其兄許筠狀元，次許葑正郎。樊時新寡，才名與兄並著。」

⁴⁴ （明）鄭文昂：《名媛彙詩》，〈凡例〉，頁 2a-2b。

考，如鍾惺《名媛詩歸》、趙世杰《古今女史》等皆然，均是在其基礎上擴大編選內容。⁴⁵《名媛詩歸》編排方式是按朝代順序編排，卷二十九「明五」全收許景樊詩、卷三十「明六」則收朝鮮女性詩人李淑媛、成氏、俞汝舟妻、權貴妃、德介氏等詩作；趙氏《古今女史》的編排方式則循《名媛彙詩》的體例按詩體編排。此兩部詩選集在目錄上並未特標「朝鮮女子」，僅於詩中小序的生平介紹中顯示詩人屬國；並且此兩部作品對朝鮮女性詩作有簡單的詩評。可見朝鮮女性詩文被收錄於中國女性詩選集中已是常見現象，並有多種編排面貌，且會對相關詩作進行品評。又這樣的男性視角下，女性詩選集的編選被注入男性建構女性與詩史的眼光。陳廣宏即揭示晚明士人通過采輯女性文學作品，以鑑賞心態張揚女性特質，強調其在審美、尚情的才性。通過對女性才情的認同，為男性本身才情至上的個體文化價值尋找合法性。⁴⁶而這樣的男性編輯審美，可謂也欲從才女文化中展現家族文化與資產的豐厚底蘊，⁴⁷甚至是藉以呈現中國強盛的詩教傳統。⁴⁸

⁴⁵ 陳廣宏指出《名媛詩歸》無論選詩或作傳，實多有因襲《名媛彙詩》處，在該著基礎上擴大收錄範圍，並施以評點，以迎合時好的商業化操作之嫌。詳參氏著：〈《列朝詩集》閩集「香奩」撰集考〉，頁 19。而《古今女史》以詩類分類編排女性詩文，並有《古今女史姓氏字里詳節》，從其體例亦可見參考《名媛彙詩》的痕跡。

⁴⁶ 整理自陳廣宏：〈中晚明女性詩歌總集編刊宗旨及選錄標準的文化解讀〉，頁 733。有關朝鮮女性漢詩的相關詩評筆者將另闢一文建構朝鮮女性漢詩的詩學理論。

⁴⁷ 高彥頤揭示家刻將家庭文化資本轉化為聲望甚至商業利益手段，是作為家庭財富和文化成就的象徵，同時也影響女性讀者和作家，將女性才華融入家庭文化資本中，便會促使女性文化教育及對女性作家有鎖推助。詳參（美）高彥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閩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頁 40-41。由此，從才女文化中展現男性／家族實力，再由家族勢力推廣至國家國力。

⁴⁸ 方秀潔指出男性編者與女性編者在文集輯選中迥然有異之處在於選詩入集的編年時限——男性文選集者傾向無所不包，追溯歷史長河；女性編纂閩秀選集則偏好關注與他們生活同代的女性詩選，為當代才媛留足空間。詳參（加）方秀潔（Grace S. Fong）著、周睿、陳昉昊譯：《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別身份、能動主體與文學書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 年），頁 162。而朝鮮女性漢詩就在這樣無所不包的選擇標準中被納入，以此呈現中國詩教乃至政教的昌盛遼闊。

有別於晚明欲以詩歌或為女性撰史的嚴肅寫作目的，⁴⁹至清代男性對女性作品集的編選與評論仍在持續進行，但編選態度則較為輕鬆，如劉云份編《名媛詩選翠樓集》特輯明代女詩人的詩歌，其序言：「有明三百年間，閨閣琅函，幾成瀚海。讀之有令人心動者，因輯為一書，名曰《翠樓集》。正想其春日凝粧，新愁不解，誰與傳也。握是編者，寧老死於溫柔鄉耶？抑直取封侯臥河場而不作兒女子態耶？」⁵⁰突出關注明代女性作品繁多及女性書寫筆下的豐沛「情感」。在編排方面較無體例，⁵¹朝鮮女性詩人作品雖集中羅列，但前後皆有其他中國女性詩人。其中，許景樊詩共收二十五首，其個別詩人所收作品數量是僅次於沈宜修四十首、葉小鸞三十六首的女作家，可見至清代許景樊的作品仍是詩壇熱點，持續受到關注。其他選錄朝鮮女性作家為李淑媛、成氏、汝舟妻、權貴妃與德介氏，並無新的文獻加入。又如晚清雷瑑、雷瑛以自身病時的娛樂消遣為出發點編輯《閩秀詩話》，在翻看各家詩文隨筆時，特將女性個別詩句、詩作或專輯等作品輯錄。其中「有僅具姓名者，亦有遺聞逸事，足資談柄者。」⁵²其搜羅廣泛可見一斑。王英志在論及《閩秀詩話》特色時指出其力求全面展示女性詩歌創作的風貌，作者還特別選錄「邊疆或少數民族地區的女詩人，對八旗婦女的創作予以專述，又特別輯錄了朝鮮

⁴⁹ 如張正岳〈題古今名媛彙詩〉「倣述作于仲尼，效纂編之蕭統，乃搜自昔以迄于今。幽而求諸鬼魅神仙，廣而集諸青樓委巷。削其瑕類，錄其精妍。」、趙世杰〈古今女史序〉言對女性文學：「無不徧加搜輯，以備古今之闕……異日有修彤史者，不至揣摩人于寤寐中，而取之縑緗，已振騷雅之遺音。則涵洪併織，而無所不具足，故亦名之曰史。」、胡文楷：〈附錄〉，《歷代婦女著作考》，頁 46。

⁵⁰ （清）劉云份編：〈序〉，《翠樓集》（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野香堂刻本），收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395，頁 1b。

⁵¹ （清）宗元鼎：〈翠樓集序〉言：「集中所載倫類，未嘗分署。」引自（清）劉云份編：《翠樓集》，〈翠樓集序〉，頁 6a。

⁵² 原文詳參（清）雷瑑、雷瑛編：《閩秀詩話》，收入王英志主編：《清代閩秀詩話叢刊·貳》（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 4 月），頁 871-872。

與日本女性創作的漢詩。」⁵³可見作者以詩歌展現中國的地理、政治觀，從中將朝鮮納入中國的版圖。其「卷十六」末尾輯錄朝鮮公主、朝鮮權貴妃、許景樊、李淑媛、成氏、俞汝舟妻海月等關於朝鮮女性漢詩作者與作品的詩話，劉媡指出通過此書引用的朝鮮女性詩歌，可以了解朝鮮女性詩歌在中國流傳至 20 世紀初的狀況，以及中國作家如何接觸朝鮮女性詩歌。然在編選朝鮮女性漢詩的同時，也將前人錯誤的內容持續引用。⁵⁴誠如上述，《閩秀詩話》在對朝鮮女性漢詩的輯錄中，可見其使用如孫致彌《采風錄》、惲珍浦《閩秀正始集》、尤侗《朝鮮竹枝詞》、陸次雲《繹史紀餘》等多種材料，由此可見由明至清對朝鮮女性漢詩的討論只增不減。又其對前人材料的引用雖有延續誤用之處，然亦有新內容如俞汝舟妻在明代選集中尚不見其姓名，但經參考孫致彌《采風錄》、⁵⁵惲珠《閩秀正始集》⁵⁶之作，於此處即標示「海月」之名。⁵⁷

⁵³ 同上註，頁 868。

⁵⁴ 詳參劉媡：〈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清人所編有關朝鮮女性漢詩文獻考察〉，頁 325-328。

⁵⁵ 孫致彌的《采風錄》在清代涉及朝鮮女性詩文的作品中，是常被參考引用的文獻。如惲珠《閩秀正始集》、徐振《朝鮮竹枝詞》四十之三十三。下注云「孫愷似檢討曾陪使朝鮮，手編采風集，載東國士女歌詩，有婷婷公主避暑詩。」雷夢水、潘超等主編：《中華竹枝詞》第六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4183-4189。等都可看到，然此文獻全本現已不傳。劉媡在考訂明清時期傳入中國的朝鮮女性詩文以及中國文人編選的相關選本和歷史發展進程中，即把孫氏此作歸納為明清文人參考的第三系統。詳參氏著：〈朝鮮女性詩學理論的重要載體：明清文人所編朝鮮女性漢詩文獻簡論〉，頁 245。

⁵⁶ 《國朝閩秀正始集·卷六·附錄》海月條下小注「朝鮮人，俞汝舟室。」錄有〈貧女吟〉一首。此為筆者目前見中國最早將俞汝舟妻標示其名「海月」之人。這樣的認識，可能是參考自孫致彌《采風錄》。引文見（清）完顏惲珠：〈附錄〉，《國朝閩秀正始集》（紅香館藏版），道光辛卯（1831）鐫，卷六，頁 21 下。又曼素恩指出《國朝閩秀正始集》由惲珠三名孫女伊蘭保、金粟保、妙蓮保共同編輯完成。詳參（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新店：左岸文化出版，2005 年），頁 208、246。

⁵⁷ （清）雷瑨、雷瑛編：《閩秀詩話》，頁 1402。

四、女性自覺的生發：女性詩學的生成與朝鮮女性詩文保存

在男性編輯視域下的朝鮮女性漢詩或以展現女性才學、情感的全貌觀而廣加搜羅，又或作為資談消遣、地理知識圖象而紛繁呈現於中國女性詩歌的版圖中。而在明清關注女性之際，女性本身的性別意識及才學也逐漸顯露，是以同時加入女性詩集、詩話編纂的工作。又以女性角度出發，藉由對文學的編輯、評論，女性得以為自我發聲，如清代季嫻〈閨秀集序〉開篇就言：「夫女子何不幸？而錦泊米鹽，才湮鍼線。偶效簪花詠絮，而腐儒瞠目相禁止曰：『閨中人。閨中人也，即有良姝，自拔常格亦鳳毛麟角。每希親見，見或淹沒不傳者多矣。』」⁵⁸有別於男性編者著重關注女性才學，季嫻直指中國古代女性的困頓，哀嘆女性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被閨閣主內、無才是德的性別刻板映像束縛，雖有才調作品卻難以保存流傳；又在其閱讀經驗中猶喜閨閣中詩，是以「手錄一編，遴其尤者」、「用自怡悅兼勸女媭」，其中雖有娛樂消遣性質，但更重要的是她企圖藉由編選詩作，作為女兒學習詩歌的範本。既承擔起教育女性閱讀創作的責任，同時也以此為女性詩作加以保存，是以「強付闕氏」，⁵⁹成為「第一部女性論詩之選」。⁶⁰而在其〈閨秀集選例〉言：「自景德以後，風雅一道浸遍閨閣，至萬曆而盛矣。啓禎以來，繼響不絕，若徐小淑之七言長篇，吳冰蟾、陸卿子之五言，許蘭雪軒之七律。近日李是菴之五律，以迨沈項諸媛，桐城雙節，溫潤和平，皆是以方駕三唐，誠巾幗偉觀也。故所選稍溢。」⁶¹季嫻僅用簡單幾句便概括女性詩歌的發展，逕直將朝鮮女詩人許蘭雪軒與徐媛、吳冰蟾、陸卿子等中國女詩人並列，並標舉桐城復古詩風作為選詩標準，足見許蘭雪軒在中國閨秀詩壇的影響

⁵⁸（清）季嫻：〈閨秀集·自序〉，《閨秀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收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414，卷首，頁 330。

⁵⁹ 同上註，頁 330-331。

⁶⁰ 詳參陳啓明：〈第一部女性論詩之選：季嫻《閨秀集》〉，頁 818-839。

⁶¹（清）季嫻：〈閨秀集·自序〉，《閨秀集》，頁 331。

力與特出地位；⁶²同時也展現季嫻頗有見地的詩歌視野與建立女性詩學的意圖。經由詩歌的編選與評價，季嫻得以展現女性詩歌的面貌與特質，並與當時的詩壇進行對話。

其後的惲珠也藉由《國朝閩秀正始集》的選編為女性發聲，並且更進一步的展現女性如何藉由詩歌的選編與文、政壇對話。其在〈弁言〉中指出「昔孔子刪《詩》，不廢閨房之作。後世鄉先生每謂女子職司酒漿、縫紉而已。不知《周禮》酒嬪掌婦學之法，婦德之下繼以婦言。言固非辭章之謂要，不離乎辭章者，近是則女子學詩，庸何傷乎？」以女性身份直接對傳統觀念提出質疑，將女性文學作品上溯至《詩經》，並以學詩作為學習德性與言論的重要管道。又感於「閩中傳作較鮮，針黹之餘，偶得名媛各集，輒手錄一二。」然女性婚後忙於妻子、母親等多重身份「經理米鹽，遂棄筆墨」，道出女性創作之艱困不易。而其編輯女性詩集的工作在婚後中斷數年，後得兒子麟慶幫助搜羅編輯及閩秀同儕投贈作品下編成是書。⁶³其〈例言〉指出其選詩有十分之四取自王端淑《名媛詩緯》，其他女性詩文「皆隨時采擇，積久成多」。又其搜羅的女性詩文涉及地域範圍遼闊，「滇黔川粵均不乏人，且有蒙古命婦、哈密才媛、土司女士、海濱漁婦，末卷又附載朝鮮國四人，更足徵聖朝文教昌明，聲教所訖無遠弗屆，此內吐司、哈密均隸版圖，故散載各卷。朝鮮雖自天聰年間，即奉正朔，究係屬國故歸。」⁶⁴此處明白展現其中國地理觀，其將蒙古、哈密及偏遠地帶明確劃入中國版圖，因此在編選詩作時將作品分散在各卷中；朝鮮則是中國屬國因而載於附錄中，以此呼應其附庸性質。此乃在關注異域及偏遠地區女性詩文的同時，所展現中國文教昌盛、聲

⁶² 許蘭雪軒之作品被季嫻大量收錄的原因在於其詩歌中有大量對中國詩歌與文學典故的化用，符合季嫻以復古選心的標準。可參陳啓明：〈第一部女性論詩之選：季嫻《閩秀集》〉、俞士玲：《性別、身份和文本——朝鮮女性文學文獻研究》等相關研究。

⁶³ （清）惲珠：《國朝閩秀正始集》，〈弁言〉，頁 1a-1b。

⁶⁴ （清）惲珠：《國朝閩秀正始集》，〈凡例〉，頁 3a-4b。

名遠播的優越自信，呼應《國朝閩秀正始集》之名，欲藉此詩歌的編選廓清中國地理疆界，並從中建構女性溫柔敦厚的詩學傳統。⁶⁵有趣的是，惲珠的輯錄例言第一則便提到：「一是集皆輯我朝閩秀所著，其前朝者蓋不刊入。」⁶⁶然其所錄婷、李淑媛、海月、許景燮等四位朝鮮女詩人，均為明代時期已有之人。可見清代文壇雖對朝鮮女性漢詩仍有關注，但在資訊有限的情形下經常誤錄。又或雖知曉為前朝作品，但以域外女性作家來說仍具代表性，因此借用。

另從沈善寶《名媛詩話》中也可一窺清代女性編者的編纂意圖，其言：

自南宋以來，各家詩話中多載閩秀詩，然蒐采簡畧，備體而已。……竊思閩秀之學與文士不同，而閩秀之傳又較文士不易。蓋文士自幼即肄習經史，旁及詩賦，有父兄教誨，師友討論。閩秀則既無文士之師承，又不能專習詩文。故非聰慧絕倫者，萬不能詩。生於名門巨族，遇父兄師友知詩者，傳揚尚易。倘生於蓬華、嫁於村俗，則湮沒無聞者，不知凡幾。余有深感焉，故不辭摭拾蒐輯而為是編。⁶⁷

此中將男女兩性同論，感嘆女性創作及詩文傳承之不易來自於男女學習資源不對等、傳統社會兩性觀對女性束縛及女性自身貴賤知遇的生平遭遇等原因。這樣深有同感的女性自覺，使其自編女性詩話為女性文

⁶⁵ 曼素恩指出《國朝閩秀正始集》企圖總結婦女在清代前期的偉大成就。詳參氏著、楊雅婷譯：《蘭閩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頁 208。羅秀美則指出《正始集》的編選標準在標舉女子學詩作詩雅正及溫柔敦厚的特質。氏著：〈翻譯賢妻良母、建構女性文化空間與訴說女性生命故事〉，《漢學研究》第 32 集第 2 期（2014 年 6 月），頁 211。而宋清秀則指出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在清代積累成為閩秀詩學的基本規範。詳參氏著：〈清代閩秀詩學觀念論析〉，《文學遺產》2014 年第 5 期，頁 114。

⁶⁶ （清）惲珠：〈例言〉，《國朝閩秀正始集》，頁 1a。

⁶⁷ （清）沈善寶：《名媛詩話》（清光緒鴻雪樓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 170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1，頁 1a-2b。

學作品的保存盡心力。其序言：「特後世詩教不明，工風雲越露之詞，失興觀羣怨之義。而閨閣能此者日少，實於風俗人心所關非淺，況徵詩閨閣極難，或祕不示人，或遠莫能致……十二卷中所載信乎，得必有言，性情之章，修齊之助也。學問之什，陶淑之原也。」⁶⁸沈氏以「詩教德性」的選詩原則與期許對女性詩文進行編纂。而其對朝鮮女性詩文的編選是錄於第十二卷卷末，言：「朝鮮為古箕子之國，禮樂文章聞與中華不甚懸殊。閨秀能詩文者亦眾。」⁶⁹從其編排方式以及將朝鮮特別標舉箕子國看，可見其亦是有意識的將朝鮮視為中國屬國；又強調朝鮮禮樂文化及女性創作的興盛，呼應其重視詩教及保存女性作品的意圖。而在朝鮮諸作中沈氏除輯錄婷、許蘭雪軒、李淑媛、成氏、俞汝舟室外，另有李天香（桂生）及賈曇雲（瓊花）兩位新的朝鮮女性詩人與詩作加入。雖李天香《梅窗集》與賈曇雲的《風絮亭小稿》目前尙未能考證沈善寶是從何處得到相關材料，⁷⁰但可知在清代當時確有相關文本流傳中國。

五、結語

總上，以吳明濟《朝鮮詩選》作為開展，可知明代藉由中朝文人使者的頻繁往來，中國開始對朝鮮文學，甚至是朝鮮女性文學有更近一步的關注。除有《朝鮮詩選》的專輯出現，在大型的明代詩集如朱彝尊《明詩綜》也會專闢一隅予朝鮮詩人，展現中朝文學、文化關係的緊密，也藉此強調中國詩教的昌盛。而在這兩部詩選總集中，朝鮮女性漢詩都有

⁶⁸（清）沈善寶：〈序言〉，《名媛詩話》，頁 1b-2a。

⁶⁹（清）沈善寶：《名媛詩話》，卷 12，頁 24a。

⁷⁰張伯偉指出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中尙有數種知其名而未見其書者，沈善寶《名媛詩話》中提及的賈曇雲（瓊花）《風絮亭小稿》及為待考書目。詳參氏著：〈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編纂流傳的文化史考察〉，頁 5。劉婧則在經文獻爬梳後指出沈善寶對李天香的詩文作品來源尙不清楚，但在清代已經流入中國，沈善寶則「以自己的方式去及整裡朝鮮女性作家的詩文資料」。相關考證詳參氏著：〈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清人所編有關朝鮮女性漢詩文獻考察〉，頁 322-324。而筆者依沈善寶《名媛詩話》前的中國對朝鮮女性詩文收集編纂的相關文獻，目前亦未見李桂生與賈曇雲的相關作品。

被選錄。這既是源自許筠在吳明濟搜編《朝鮮詩選》時，提供家姐許蘭雪軒詩所帶起的對朝鮮女性漢詩的關注風潮；同時也經由對朝鮮漢詩的收集，有更多朝鮮女性作家作品得以被認識。

其後隨著明末清初對女性的關注，女性詩選及詩話大量出現，朝鮮女性漢詩乘此風潮持續被輯錄，以多種編排面貌呈現，如鄭文昂《名媛彙詩》與鍾惺《名媛詩緯》，傳承前賢編錄詩選集的方式，奠定依詩體排列及依時代先後的女性詩集編排方式；然對朝鮮女性作家的生平與詩作的認識及來源有限，被編選的詩作重複性高，且錯處經常被承接。而在男性編選女性詩歌無所不包的選取視角中，朝鮮女性漢詩的收錄也藉此強化才女文化的廣布與中國版圖的遼闊。

又隨著女性自我意識抬頭，女性有意識加入編集女性作品的行列，以此保存流傳不易的女性詩作。在廣泛蒐羅及保存女性作品的意圖中，朝鮮女性詩人作品持續被女性編纂者納入，從中強調詩教與女性才德，以此建立女性詩學的特色。又經由中國女性對朝鮮女性詩歌的關注與選編，使女性得以藉文學力量對教育、詩壇甚至政治等公領域有所觸及，延伸女性的力量。本論由於篇幅考量，目前僅就明清時期對朝鮮女性和詩的編纂動機與認識作上述討論。未來則欲更進一步歸納明清時期涉及朝鮮女性詩文的文本對朝鮮女性詩人的生平建構、編選詩歌內容與詩話評價為何，試圖從中建立明清時期中國對朝鮮女性漢詩的詩學理論。

引用文獻

一、傳統文獻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初版。

（漢）司馬遷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二》，（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

（明）吳明濟編、祁慶富校註：《朝鮮詩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

1999 年)。

(明)鄭文昂：《名媛彙詩》(泰昌元年張正岳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383，(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明)趙世杰：《古今女史姓氏字里詳節》((明)崇禎問奇閣刻本)。

(清)季嫻：《閩秀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收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414。

(清)錢謙益撰集；許逸民、林淑敏點校：《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清)劉云份編：《翠樓集》(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野香堂刻本)，收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395。

(清)朱彝尊選編：《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 3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

(清)梁同書：《頻羅庵遺集》(仁和陸貞一刊本)。

(清)完顏憚珠：《國朝閩秀正始集》(紅香館藏版)，道光辛卯(1831)鐫。

(清)沈善寶：《名媛詩話》(清光緒鴻雪樓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 170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清)雷瑨、雷城編：《閩秀詩話》，收入王英志主編：《清代閩秀詩話叢刊·貳》，(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 4 月)。

二、近人著作

衣若芬：〈禮樂與女色：明代文臣出使朝鮮的「卻妓詩」及其影響〉，《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6 期(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5 月)，頁 91-113。

宋清秀：〈清代閩秀詩學觀念論析〉，《文學遺產》第 5 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頁 114。

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 屈萬里：《尚書釋義》，（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0 年）。
- 俞士玲：《性別、身份和文本——朝鮮女性文學文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
-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 年）。
- 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台北：台大出版中心出版，2019 年）。
- 容庚：〈論列朝詩集與明詩綜〉，《嶺南學報》第 11 卷第 1 期，頁 135-166。
- 徐隆垚：〈《列朝詩集》編纂體例考——兼及作者意圖之反思〉，《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六十期（2022 年 3 月），頁 1-50。
- 殷夢霞、于浩選編：《使朝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
- 袁成：〈從徐敬德《花潭集》看中韓文獻交流〉，《東亞漢學研究》第 10 號，頁 314-324。
- 張伯偉：〈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編纂流傳的文化史考察〉，《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46 期（2011 年 4 月），頁 1-44。
- 張宏生、卓清芬主編：《空間與視野——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的新進境》，（台北：允辰文化，2022 年）。
- 陳廣宏：〈《列朝詩集》閩集「香奩」撰集考〉，《中國語文學誌》（중국어문학지）第 39 輯，頁 7-32。
- 黃鈴棋：〈明清時期對朝鮮女性詩人的生平建構〉，《東亞漢學研究》第 13 號（2023 年 10 月），頁 183-192。
- 黃彰建等校刊，《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62 年）。
- 黃麗生：〈明代萬曆時期的島嶼議題：以《明實錄》為中心〉，《海洋文化學刊》第 21 期（2016 年 12 月），頁 1-37。
- 葉菜萍：《壬辰倭亂時期的明鮮關係（1592-1598）》，（台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論文，2010 年）。
- 詹杭倫、杜慧月〈倪謙出使朝鮮與《庚午皇華集》考述〉，《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4 期（2007 年 6 月），頁 55-72。
- 雷夢水、潘超等主編：《中華竹枝詞》第六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6年)。

廖肇亨：〈從「搜奇獵異」到「休明之化」——由朱之蕃看晚明中韓使節文化書寫的世界圖像〉，《漢學研究》第29卷第2期(2011年6月)，頁53-80。

赫權子：〈從《皇華集》「箕子題詠」看辭賦的外交功能〉，《東疆學刊》第28卷第3期，(2011年7月)，頁8-11。

劉婧：《19世紀—20世紀初清人編撰朝鮮漢詩文獻研究》，(韓國延世大學國語國文系博士論文，2011年)。

劉婧：〈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清人所編有關朝鮮女性漢詩文獻考察〉，收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東方詩話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七屆·上冊》(香港大學，2012年)，頁303-338。

劉婧：〈朝鮮女性詩學理論的重要載體：明清文人所編朝鮮女性漢詩文獻簡論〉，《東亞人文學》(동아인문학)第二十二輯(2012年)，頁243。

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印：《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

簡錦松：〈論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之批評立場〉，《文學新鑰》第2期，(2004年4月)頁1-29等。

魏邦儀：《論明代中晚期女性詩文選集的編纂》，(台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羅秀美：〈翻譯賢妻良母、建構女性文化空間與訴說女性生命故事〉，《漢學研究》第32集第2期(2014年6月)，頁197-230。

(美)高彥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出版社，2004年)。

(加)方秀潔(Grace S. Fong)著、周睿、陳昉昊譯：《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別身份、能動主體與文學書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新店：左岸文化出版，2005年)。